

非
洲
解
放
运
动

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

25.5
205
C.2

非洲解放运动

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

〔美〕理查德·吉布逊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Richard Gibson

AFRICAN LIBERATION MOVEMENTS

Contemporary Struggles Against White Minority Rule

Published for the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2

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种族关系研究所”出版, 1972年

非洲解放运动

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

(美) 理查德·吉布逊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5 插页 1 字数 310,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1·236 定价: 0.98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是西方出版的研究非洲解放运动的一本政治历史专著。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分别论述了阿扎尼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法属索马里和科摩罗群岛以及西属加那利群岛等地区非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历史，重点叙述和分析了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和政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关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参考资料。

本书作者理查德·吉布逊是美国黑人记者和作家。1931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62年，他在阿尔及利亚，为《非洲革命》月刊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这个刊物的英文版编辑。1964年以后，任《黑人国际报》和《星期二》杂志巡行走访的通信记者，并为纽约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巴黎法国新闻社和英国广播电台供稿。吉布逊说，他曾在非洲度过十年以上的时间，亲身进行了许多调查和访问，会见过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解放运动的组织与政党的负责人，并和非洲解放运动的广大战士有接触。本书就是他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在本书里，作者认识到中国是非洲人民的真正朋友。吉

32563

· 1 ·

布逊以非洲解放运动中和平道路失败的血的教训，来说明依靠人民、自力更生、加强团结、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正确道路。非洲解放运动的历史证明，“早先把敌人迅速引到谈判桌上安排移交权力的希望，只是随着时光和在流血中逐渐消失”，“动手先打的几乎总是白人警察或者他的黑人帮凶。但是，在被打得不得不省人事的人苏醒过来以后，武装斗争就几乎是不可避免了，再考虑到双方力量的对比，它就意味着要打游击战争或人民战争”。作者明确指出，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一支貌似弱小的力量怎样通过逐渐削弱敌人的优点而加剧其缺点，就能打败一个强大的敌人”。

本书还揭露了苏修叛徒集团破坏非洲人民团结战斗的罪恶勾当，表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决不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天然盟友”，而是一个更为阴险的敌人。

本书写至 1972 年。两年多以来，非洲的解放运动有了迅猛的胜利发展，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科摩罗群岛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已相继独立。但本书对了解和研究非洲的解放运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仍有参考价值。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论述非洲解放运动时带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特别是对非洲解放运动的组织和政党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以及存在的问题，未作明确的阶级分析，希读者注意批判地阅读。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译组

1975 年 7 月

序 言

本书对当代非洲解放运动的考察，是十多年来在非洲游历和研究的产物，是一个美洲黑人记者的笔记的扩充和发展。他担任的工作使他从阿尔及利亚跑到赞比亚，他荣幸地能同大批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家，“非洲统一组织”的官员，以及解放运动队伍里的男女群众保持长久的友好的接触。广大群众为了从非洲大陆上铲除少数白人和殖民统治的最后遗迹而进行艰苦斗争，坚韧不拔地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没有上述这些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我特别感谢的几位，他们的名字不便在这里提出，他们在同我坦率地讨论那些别人或许宁愿永远忘掉了的问题时，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信心。

作为一个来自黑人美国兄弟和有自己见解的“斗士”，在这本报道我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战斗的书中，我不能自以为不偏不倚。相反，我深信，事实真象不管怎样令人不快，却只能促进胜利的结局。因此，我并不打算掩饰严重的挫折和缺陷，特别是宗派主义这个重大的障碍，我仍然相信我们的道路最终会通达民族解放的。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所以从一个黑人的观点看来，这是一本写来并不感到耻辱，也无须加以辩解的有所为而作的书。

虽然我的材料是系统地提出来的，依次涉及各个国家、各

个组织,前面都有简短的提要,对于了解非洲现实的复杂情况所必需的背景作了介绍,但本书主要是一本政治历史和分析的著作。今天的战斗,既然是最初反抗欧洲人入侵和殖民化的早期(即使时常被遗忘了)斗争的结果,我觉得不能不对此也作个简短的叙述,就象叙述非洲人后来在殖民体制的范围内竭力反抗白人扩张一样。即使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我认为把各个国家和每个运动分别地加以讨论,还是较好一些;这样做结果不免有些重复,但是我想,重复总比遗漏要少些麻烦。对于匆忙的读者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仔细查考本书中一些与研究个别国家或个别运动似乎无关的各节内容。

希拉·帕特森夫人对作者的某些政治见解虽然有所保留,她却认为本书可能有些价值,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本书大概决不会写成的。帕特森夫人担任种族关系研究所《时事通信》编辑时约的许多稿件,都已编入本书。该刊现称《今日种族》,继任编辑彼得·沃森和此后的亚历山大·柯尔比都鼓励我接着写下去。该所代理所长西蒙·艾博特不但敦促我完成本书,而且在戴尔·冈索普的协助下,对原稿作了编审。多琳·戴维斯给麻烦的原稿打了字,并对原文的改进提供许多有益的建议,我对她表示深切的谢忱。

非洲的许多人士当然为我所感激,遗憾的是我不能全都一一志谢。津巴布韦的理查德·霍夫、西南非洲的滕格鲁·华拉卡、安哥拉的若尔热·森贡巴和南非的戴维德·西贝科,这些非洲朋友都读过原稿的好几部分,并尽心改正我的错误,我尤其感谢他们。日内瓦国际劳动局的卡罗尔·皮尼亚夫人在研究非洲问题时,每当发现任何一项与我的著作有关的东

西便想到我,我也对她表示谢意。

在必须致谢的许多作者中,我特别感激我的朋友热拉尔·夏利昂。他的《非洲的武装斗争》(巴黎,马斯佩罗,1967年)象他的许多作品一样,都是关于当代非洲解放运动的严肃的政治著述的先驱。约翰·A·马库姆的《安哥拉的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967年),给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来源,在坦率却又是有所为而作的研究非洲革命问题上,也是对我的一个卓越的范例。学者们如果以这样公正而又热情关切的态度写出其他的非洲解放斗争史,非洲的历史编纂工作的前途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末了,我必须对那些强调本书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写成的忠实的朋友道谢。每当我对完成这项任务失望的时候,他们就极力劝我搞下去。我只希望这个写成的作品能够或多或少地符合他们原来的设想。

理查德·吉布逊

目 录

序 言	1
非洲地图	
第一篇 导言——非洲民族解放的概念	1
第二篇 南非(阿扎尼亚)	21
背景	23
反抗	35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50
“南非统一运动”	105
阿扎尼亚(南非)的“泛非主义者大会”	113
第三篇 西南非洲(纳米比亚)	149
背景	151
反抗	159
“西南非洲民族联盟”	167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183
第四篇 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197
背景	199
反抗	208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217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243
“津巴布韦解放阵线”	256

第五篇 葡萄牙殖民地	259
一、安哥拉	275
背景	276
反抗	280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294
“安哥拉流亡革命政府”——“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	314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328
二、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	341
背景	342
反抗	348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352
“争取葡属几内亚民族独立解放阵线”	365
三、莫桑比克	371
背景	372
反抗	378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385
“莫桑比克革命委员会”	399
四、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	40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委员会”	410
第六篇 非洲之角和若干群岛	413
一、法属阿法尔和伊萨领地	413
“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	413
“吉布提解放运动”	413
二、科摩罗群岛	423
“科摩罗民族解放运动”	423

三、加那利群岛·····	431
“加那利群岛争取自决和独立运动”·····	431
第七篇 结束与开端·····	439
附 录 表一：主要的解放运动·····	449
表二：讨论解放问题的一些主要的非洲人会议	451

第一篇 导言——非洲民族解放的概念

要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的反对殖民统治和反对其他形式的少数白人统治的斗争发展情况，就必须首先尽力把这些复杂的斗争置于具体的地理、经济、社会、历史的范围内进行考察。民族解放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关于一个历史上造成的民族实体的存在（即使它现在被外来势力所征服），或者关于这样一个实体的形成——这是由于人民愿望，在反对压迫他们和他们势不两立的“异族”的斗争中锻炼而成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阿尔及利亚就从来不是真正属于法国的。但在过去，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居民中有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派认为它可能是法国的；经受了1954年到1962年独立战争的流血和苦难，这种错觉完全消除了，阿尔及利亚各阶级的人民都把他们的民族意识，铭记在心里。而且，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甚至在自己获得解放之前，就已迫使法国不得不极力避免其他地方发生起义，至少允许撒哈拉以南差不多所有法语国家在名义上的独立。^①

在讲英语的非洲，英国殖民主义者根据过去在印度和缅甸的经验，准备于1957年承认加纳的独立，此后不久，又承认了英国统治下的其余大多数非洲领土的独立，因为那里的白人殖民者的实力，已不足以阻挡把政权移交给多数黑人。在肯尼亚，英国殖民者为了更重要的本国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

① 参阅罗兰·奥利弗和J·D·费奇：《非洲简史》（哈蒙德斯沃思·企鹅丛书，1962年）第248页。

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茅茅”^①，土地占有热，大多数居民中日益大力发扬的民族意识（这在政治上由“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表现出来），以及殖民者和他们在议会政治方面的活动的相对无力——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非洲多数人的统治和最终的独立。更往南，为殖民者所统治的中非联邦的解散，促成了赞比亚和马拉维的独立和罗得西亚的落入当地白人统治者之手。

长期以来，比属刚果是非洲人的政治进展一贯被否定的一个地区。可是，面对刚果民族主义的高涨（尽管不稳定，并有矛盾），比利时就赶快让它独立了。随之而来的刚果内战，以及在其他旧属比利时的卢旺达、布隆迪等地的部落之间的屠杀和冲突，不过是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所遗留下来的祸害的一部分而已。

在曾经是英属非洲的其他地方，只有罗得西亚、南非共和国和西南非洲^②的少数白人仍然阻止多数人统治的潮流。在萨拉查独裁统治下，民主政治是为葡萄牙宗主国所根本排斥的，不大可能让安哥拉和卡奔达、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以及莫桑比克的非洲人享有民主。此外，把葡萄牙弄得贫困不堪的统治者们还从他们对“海外省”的超剥削中大获其利。他们津津乐道地支持这样的神话：葡萄牙已想方设法实现了多种族的葡萄牙热带文明，而只有欧洲其他强国才是“真

① “茅茅”是肯尼亚非洲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爱国武装组织。——译者

② 1966年10月，联合国大会结束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国联委任统治，并要求南非离开这个地区，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非政府无视联合国这次和这次以后的决议，而实际上并吞了这个国家。关于这一争端的背景，参阅罗纳德·西格尔和鲁恩·弗斯特：《西南非洲：对委托的歪曲》（伦敦，多伊奇，1967年）和巴巴拉·罗杰斯：《西南非洲：谁的责任？》，载《今天的种族》（1971年1月）。

正的”殖民主义者，妄图以此对抗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葡萄牙得以武装起人数不断增长的军队，来镇压城市的骚动和对抗正在非洲农村蔓延着的革命斗争，否则葡萄牙本来是担负不起这笔代价十分高昂的开支的。

别的欧洲强国则在非洲的其他部分进行后卫战，以阻挠非洲独立。例如留尼汪和科摩罗群岛这样一些非洲岛屿的独立要求呈现着民族的特色，法国仍抓住这些岛屿不放，提出种种特殊理由为这些岛屿的例外情况辩护。同样，西班牙对加那利群岛甚至连自治的想法都不许可。在非洲之角，法国急急忙忙地把法属索马里改名为“阿法尔和伊萨海岸”，力图打击索马里民族统一主义者对吉布提的领土要求，打击埃塞俄比亚对这个主要红海港口的同样坚决的要求。

在少数白人盘踞的地方，非洲民族主义者要获得解放，除了武装斗争外别无其他出路。在南非，凡是对政治上进展到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所抱的一切希望，都被白人统治者有计划地粉碎了；而代替它的，则是公开宣扬种族隔离主义，以此作为思想意识上的一种蒙蔽工具，为的是要使黑人始终处于作牛作马的地位。这是宪法上的倒退，从给予若干非白种人以微不足道的、有限制的权利，倒退到种族主义者全面剥夺黑种和棕种奴隶的公民权利。非暴力的反抗，却遭到白人政权方面如此暴力的镇压，以致使人有这样的印象，即非洲人依靠暴力，与其说它是对一种不公平的、但又是“和平的”社会秩序的恣意违反，毋宁说它是一种自卫和生存的办法。在南非和西南非洲，暴力是社会中具有结合力的要素，否则这个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欧洲人在大部分非洲的统治，要是不靠暴力，本来就

是不可能的。几个世纪以来，入侵的白人不但掠夺了这块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而且还抓了无数的非洲人去做奴隶^①。最初非洲人的反抗几乎总是由孤立的部落集团组织起来的。较有远见的领导人虽然到处一再呼吁团结，但团结的实现只是昙花一现。古代的那些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在当代解放斗争的背景下依然有所反应。不过民族主义的各个政党，现在至少大体上已经用基于日益发展的民族意识的斗争来替代以部族为基础的战斗了。这种转变，对于西方化的社会中坚人士说来，似乎不仅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对于群众说来，则往往意味着有一个困难的调整过程，特别是在农村，而战斗必须从那里打响，还必须在那里打到底。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有少数地方还没有什么转变，在不同种族范围内，民族斗争的停顿就是由于在这方面没有做到而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在下文看到，立足于国外的西方化的社会中坚人士同样遭到失败，这是由于他们不能扎根于支配着非洲农村的部落社会的结果——好象日益发展的民族意识只能是他们原来城市观点的引伸。

在本书里，我只涉及以矛头指向殖民统治和其他直接形式的少数白人统治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我所依据的是“非洲解放委员会”实际执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的指导路线，虽然这里所谈到的某些组织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承认。可惜的是，这样就意味着我将不去考察某些矛头指向非洲人政权而事实上是真正革命的斗争。这些革命斗争至今仍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之外。被斥为非法的尼日尔的“萨瓦巴党”的主席巴卡里·吉博在这个党成立时曾告诫说，“非洲统一组织”

^① 见巴兹尔·戴维森：《黑母亲》（伦敦，高兰茨，1961年）。